

羽

囚

*This edition consists of 100 copie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All copies are signed by the author in person.

This is No.

本书由成都 日知書店 刊行。限印壹佰部，由作者亲笔签名。仅在中国大陆销售（香港，澳门，台湾除外）。

此系第 部。

十二年新诗精选

温朝辉 著

羽 囚



.二零一八.

日知書店



作者小像，摄于二零一六年八月

序言

长久以来，我一直欠此书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序言——尽管书名改了几次。

大概我绝非可横扫诗坛之人——我从不以诗人自励；因为茨威格所谓的“纯粹的诗人”除里尔克外，还有多少呢？同样，以奥登的观点：我既不多产（十年还不及百首），又无手法、技巧和创造力，还谈何成熟呢？自然我不足以称为诗人。那么我的序言也就不必肩负雨果《〈克伦威尔〉序》所负担的使命了。

我所仰慕之诗人，有里尔克、兰波、霍夫曼斯塔尔以及穆旦，可是否有一人全权影响了我的创作呢？我说不出。诚然我还学习过雪莱、叶芝、D.托马斯、T.S.艾略特等人，他们的风格也可以从我的语句中发现。

现代诗于我，便是本着“不纯的理性”，去完成“危险的平衡”，它带着“预言与暗示”的色彩。

可诗人的特权是隐忍，（就如我先前说过的），是舔舐深沉的痛苦并服下，缄口不言。每一个诗人眼中都有相似的幻想（连荷马眼中也有）：一半是象征叛逆的烈火，一半是象征救赎的清泉。你大概会纳闷为何唯独你没看见；而我若是你便会问：我有认真地看过吗？我又在认真地看吗？

无论如何，他们就是这样：自己选择孤独与放逐，自顾自地走着，不去四处张望。

我想最初的目标已完成，以上便是最终的序言。

半年一晃而过。我很少提笔。更少作诗。不知是江郎才尽，还是迫于完成这“普通的生活”。

我发现诗歌的灵性，在这挺自来水笔的笔尖，已经很少再见到了。而我呢，是否还有捍卫艺术与维吉尔的坚贞呢？

一些意象困扰着我，而我似乎无意去扑捉了。大概在我人格中那个诗意的“超我”变化了吧，亦或是衰落了，颓然向废墟中去了。

缪斯何时会在眷顾我呢？或许我只配独自承担这份“古老的敌意”吧。

昨日见晚霞之美，天地之间，犹如一杯倒扣的鸡尾酒，又似即将喷发的火山在碧海之上的倒影。霎那间便荡漾起性灵。我想诗意也是由形入神。所以我在乎押韵，也在乎体例。

仿佛又有许多话要说。不关心诗的，我理解。憎恶诗或憎恶我的，我也很你们！妄图改变我的，我会回报以固执。希望毁灭我的，我将证明以永生。

常常在想，诗人的宿命，可能就是风、沙、与星辰。无奈皓月之下，这小小一吟，竟惹了如此恩怨，吹尽狂沙。

温朝辉

二零一六年夏

弁言

诗人为上帝代言。

——但丁

目 录

迟开蔷薇	
说吧，记忆.....	10
无意识的.....	11
硬币.....	12
病中吟.....	14
重.....	16
如梦初醒.....	17
诗人.....	18
残缺.....	20
夏日的午后.....	21
六月的傍晚.....	22
价值.....	23
星星.....	24
街头.....	25

召唤.....	26
最后的诗.....	28

不纯粹的理性

膝上光影.....	30
晚间.....	31
微笑.....	32
短诗二首.....	33
自白.....	35
初冬夜三首.....	37
醺.....	39
无题.....	41
短句两章.....	42
荣誉.....	43
致某人.....	44
回忆.....	45
平静.....	46
惘.....	47
主啊，你破裂了希望.....	48

生命力.....	49
存在.....	50
作呕.....	51
绿得苍白.....	52
渴望.....	53
墓碑.....	54
以外的世界.....	55
无所谓愤怒.....	56
悼念勇气.....	57
历史，幽暗的罌粟.....	58
不愿被爱者.....	60
卡伦蒂亚之歌.....	64

Fanatical

拒绝忏悔.....	67
挽歌.....	68
意大利二重奏.....	69
城堡.....	72
受难.....	73

我那不明出处的光.....	74
舒心.....	76
室内的抒情.....	77
云.....	79
追忆逝水年华.....	80
无名的意象.....	81
冷焰.....	82
残忍的四月 二首.....	83

倥偬与徒然

即感.....	86
蔷薇已枯萎.....	87
死囚.....	88
无题.....	89
祭奠.....	90
慵懒.....	91
日内瓦的钟声.....	93
病态.....	94
噢，请放任我沉醉.....	95

雨.....	97
被迫的自由，孤独与纯粹的思考.....	98
正午，又苏生的死亡.....	100
救赎.....	102
是的，不是.....	103
葬礼.....	104
诘问苍生.....	106
冬之首章.....	108
冬之末章.....	111
颂.....	113
假面自白.....	115
死的证明.....	117
怀沙之后	
烛蚀.....	119
不，别再盯着他.....	120
他活在夜深.....	122
保重吧，我痴痴的冥想.....	124
薨.....	126

酒神祭.....	130
心灵的间歇.....	134
奥德修斯呵，别再独自怅望.....	135
晴雨.....	136
默想.....	138
吟沙.....	139
沙之吟.....	142
怀沙之后.....	145
撒旦诗篇.....	147
(一) 超度.....	147
(二) 布道.....	148
(三) 祷言.....	150
Oracle the Obscure.....	152
晨歌.....	152
夜曲.....	153
温情的天空.....	155
冷峻的海洋.....	156
漂泊的大地.....	158
无弦琴.....	159

流浪的少年.....	161
被驱逐的将军.....	162

终南的羽囚

魁北克冷雨.....	165
昏线褪下去一点.....	166
梦里残缺的句子.....	167
纵欲者的话.....	168
五月风.....	169
单恋.....	171
空望.....	172
四月.....	173
新月.....	174
镜像.....	175
幻墨.....	176
错位.....	177
辩白.....	178
月夜.....	179
骨宴.....	180

终南.....	181
夙愿.....	183
断弦琴.....	184
在流放地.....	185
羽囚.....	186

迟开蔷薇

说吧，记忆

说吧，记忆，说吧
你将我的感官划分、组织
各自受着炙烤与霜冻
图像扭曲、再塑
转化成麻醉与迟钝
一面被爱着、被敬仰
一面又让人绞痛、咒骂
说吧，记忆，说吧
全部的，阴晦与憎恶
情感与思想
都将在冥冥中重现
且再一次被认知

无意识的

流动的
光和影的
幻想的薄纱——
裹住我的躯体
就如同水一般
空气和雾霭一般
虚构般扎入——
我的梦境
感到
风在
雷和电在
意识在悄悄地
低语

硬币

小小的硬币——
不经意间
我已把命运托与你
无限的神秘与惊奇
将记录你的消息
当你在空中翻滚
我的内心激动不已
不论你怎样落下
都请为我
撒下片刻的光明
夜
将一切旧尘
洗去
把黎明
搂入 擦拭一新

人们 都已
枕着夜入睡
而它
却将何处寄梦

病中吟

(一)

那么，折磨
你可曾离开——
我早已担负不起
这种不定的踪迹
啊 深沉的
凛冽的
怪诞的
访客

(二)

病中的我
用憔悴的心
焦灼的泪水

调成药剂
尽力服下
可是
病中的我
终究不能
把痛苦的难堪
转变成 兼同的快乐

重

重 太重
令人窒息的重
我在这重的下方
 企图挣脱
挣脱这重的强压
 我终将失败
 也终将自由

如梦初醒

渐渐地了无睡意
点燃昨日的结算愁绪
本来惊慌失措
却又故作镇定
仅管百感交集
已不能言语
可一切都如此清新
如梦初醒

诗人

(一)

抑郁的心
已受不住寒光的打击
黑暗中的冰
雪中的夜
还有明月外的残星
都重重地压在我心里
散不去的
是凄凉的影
以及
无痕的秘密

(二)

泛着幽光的藤蔓

爬不上我的窗棂
正如我 不到月的悬梯
若有一天
夜开始明亮
定是我
洋溢出的热情

(三)

街灯驱散了宁静
如夏日的烈火
将草木灼熏
那时
宇宙成为寒极
而诗人的心里
却永远是
晶莹的
纯洁的
水晶

残缺

不免会有沧桑——
在心残缺的地方
埋填记忆的沙土
然后
把死去的过去
抛进
滚滚江水
任凭风浪

夏日的午后

檐上刷的金光
和着叶荡漾
窗前印的白云
随着天空徜徉
眼中抹的晴朗
伴着夏生长
优美的风光
同歌声一齐
飘扬，飘扬
黄果兰在
迷人地绽放

六月的傍晚

鸣蝉传入我耳中
天色黛青得朦胧
檐边雕砌的刻花
黯淡无光
远处的树影
应和时间匆匆
回眸，回眸
黑暗中闪过
屋后的晚钟

价值

每一件事都有价值
不论它是否成功
露水消失在土地
却滋润出晨曦的生命
阳光放射在空气
又长出新叶与果实
于是——不必抱怨自己
不易的旅途也是
它宝贵的原因之一

星星

我追求星的快活
即使没有日月的光辉
仍可以在夜幕中
四处游走
强烈的追捧
禁锢内心的渴望
让日月成为行星运动的基石
镶嵌在死亡阴影里的宝藏
于是我在各方游荡
不去羡慕迷人的闪光
倘使日月在某处熄灭
我即刻把整个天空照亮

街头

你们，亲手打造棺木
送葬了我的青春
却让我不得以忘，更不得以恨
灯光，依旧
人，在何处闲游
纸页淹没雨声
远走
我站在街口
漫无目的地，抬头
顾不得衣襟的湿润
注视着碾过小花的车轮

召唤

夜，是在召唤我
不然不会有漆黑
把我引入
未知的去处
也不会有寒鸦的
啼鸣与伴舞
但我深知
思念我的
并不只有夜
还一定有萤火与明月
海，是在召唤我
不然不会有旖旎的细河
把我陷入
安乐
也不会有海鸥的身姿与
螺旋

但我深知
渴望我的
并不只有海
还有风暴与闪电

最后的诗

我用干涩的墨，写下最后一首诗
明亮的天，弯弯的月
却不是最后的主题
芬芳的叶，飘在初夏的时节
本该是热情的词句
却被我带入幽暗的
一去不回的深谷
我将用发黄的纸页
写下最后一首诗
歌颂真诚的苦难
和迷茫的未知

不纯粹的理性

膝上光影

汽车与行人穿梭
分离的壁画
贴在柏油路上
承接几何的形状
我更换位置
低下头想
不曾言语的形象
睁大双眼的模样

晚间

黄昏，虚度，沉沦
我心已被攻下
又多一粒凡尘
往凶险的迷雾里看去
那里，美好永存
优雅的挽歌已唱响
我已然，拥抱了希望

微笑

愿用千滴泪水
换你一个微笑
哦 片刻也好
生活本无意义
却在舞蹈与欢笑
我们的定义
竟无聊而渺小

短诗二首

问候

你真的不肯给我一个问候吗
清晨的雨露
我却听见你激动的心情
在屋檐上蹦跳

为何又溅落泪水，茫然地坐下
你可能不知
乌云下的晴空又将你召唤

冬阳

会聚，折射，挤入
哦 冬阳
印在靠墙书籍的一章

于是，知识披上金箔
整齐看向东方

自白

(一)

朋友，诗人，我的灵魂
永不放过你的敌人
一路披星戴月
只为战旗易手
冲破阵前铁甲
寻求旷野星光

(二)

一切都使人愤慨
一张张脸
一个个眼神
在凛冽寒风中闪现
仿佛都是敌人

嘴染鲜血，齿露白骨
一副副由地狱上升的骷髅
手持罪恶，那冷酷的毒药

初冬夜三首

(一)

我看见夜的芬芳
在严寒之中流淌
四周是无尽的黑暗
无一丝花、叶的反光

(二)

天空
扣动扳机
向每一个
归途的旅人

(三)

诗 选

落叶的声与像
夹杂着零碎的枝干
旋转地走远

醺

(一)

奈何不得
沉醉的酒意
恍恍惚惚的微醺
夜里
焰火欢腾，掩饰烟雾
不听漆黑耳语
熄灯看月，举杯缓饮

(二)

待包扎的伤口
流不出血
只有腥红的感觉
用白纱包住

显露出
火的眉角
用甘霖浇下
似
对酒神的祭奠

无题

我觉得阴影是真实的感觉
你却认为阴影是绝对的虚无
我质疑你的高傲
你赞美我的孤楚
矛盾与自我矛盾
谁挡在自由路中

短句两章

黑白

黑白的照片。
这是我想象的源泉
在素描般的黑白里
有自我
光影
和一张张满是故事的脸

枪

我的挚爱。
是冰冷的版画
表现战争的武力
才是永恒的和平

荣誉

在眨眼前后拥有
又轻松失去
同天空诀别
为大海离弃
黑夜中乘着烛火去寻找
沉默着张扬地叫嚣
我已拥抱
随即拒绝

致某人

没有人
会悄无声息地走过
不公正的门坎
没有一个
他们沉默——
只是在等候
——他们挣脱
永远别用骄傲的目光
注视铁矛之下的我们
纵使我们倒下，衰弱
也绝不低头片刻

回忆

不到下午四点，怎么度日如年
多少空闲的日子，被快乐和麻木搅乱
虚无得虚无，让我回忆起
 恐惧的周日傍晚
 宁静如死一般
 前途一直未卜
 有过么
胜利或失败的定言
寂寞是原本的荒谬
存在是荒谬的原本
 不会忘记
 也不会加深记忆

平静

混乱滋生平静
(刺耳的电音在混响
它始终安稳地抨击)
闲适的紧凑与
迫切的休憩
醉眼里
是矛盾的相契
做不完的美梦和噩梦
编织在
裹住我躯体的
无形尘网里
一阵平静打破
正在滋生的惊奇

惘

在日诞之地，四面秃壁
我耗尽最后力气
困扰我的光，在琐碎的意志上逃窜

捕捉不到幻想
最后的沙土，竟是珍藏
似乎我已在光荣地忏悔着罪过
在日落之地，尘雾迷茫

主啊，你破裂了希望

主啊，你破裂了希望
已经无人祈祷 哦 力量在消亡
信仰盘石般瓦解
欢笑在荒冢下震荡
是的，神圣已腐朽
同那燃烧的尸骨一样
叹嘘里，你已无力偿还欠债
他们白费的血泪
是灼殇 哦 灼殇

生命力

——威廉·透纳

画笔在逃离，颜料涌入思维墨黑的巢穴
人人都在寻找，那一束希望、和喧嚣的孤独
风暴擎起巨帆，云下生机渺茫
我们疑心是否离去，放弃痛苦最后的阵地
是坚守，或许；是信仰，未必
在污渍满布的亚麻布上，永不可及的生命力

存在

终将被遗忘
却顽固地生长
在幽灵的自我外
相对地存在
从冥火中现出
呼声是鼓声
铿锵的双臂已突兀地擎住
已丢弃的人称

作呕

深知这绝美的废墟中
再也没有别的其它，让我作呕
重新焚烧凶狠的笔
感觉一切都好，又似苍白的呻吟
所拥有的，所欣赏的全部渣滓
使人在憎恶中留恋
当我看见腐朽的污水与鲜血杂糅
倒影中的我，又无可救药地作呕

绿得苍白

你的阴影缠绕着电线的阴影
又被强烈而战栗的斜阳裁剪
堆积得厚重的油彩
干瘪，枯涩，绿得苍白

空旷中的鲜亮不久便湮灭
把目光纵深向遥远、渺茫的芬芳
青灰色落在我脸上却不能将我覆盖
斑驳的红墙后，你绿得苍白

渴望

我发现自己在溶流里
无法挣脱泥泞
所有的恶毒与污渍
混合，在世上喷溅
花朵已凋零
花瓣已干成粉末
连熏热的风也不肯放过
黑色的日落

墓碑

死亡与姓名共同镌刻
不止是碳、氧与钙的化合
你是恐惧的居所或是
崇高的守护者
你守护的是溃烂的枯骨
还是忧伤
正在腐朽的忧伤

以外的世界

未知在已知中蔓延，连成一片
以外的世界，闪耀着，是夜里唯一的可见
 追杀好奇与希望
 似乎永远不可满足
却摄住我的心，摄住夏日的馨风
 在不可辨识的以外
 晃荡着，又落魄地咒骂
 （这无聊的引诱）
否定我向往以外的世界
 （还是犹豫）
不因任何的理由

无所谓愤怒

我眼球的高光变得强硬
声带由颤动变为抽搐
突然的闪光灯与音响
鼓点与和弦有如机枪
无所谓正误
更无所谓愤怒

悼念勇气

纤维状的物质拉伸、粘合
系住冰冷的空气，连同着我的内外
乳酸堆积 腐蚀我本已枯朽的意志
啊，勇气
你为何在绝境消逝

沼气在发酵的乌黑中飘逸
如此猛烈的、无望的岂止是物质
镇定在阴森与慌乱中回避
阳光无法穿透的 才是明亮的极致

我用原始的恐惧悼念勇气
又呼出白雾将残存掩盖
融化了终点和路程本身
悼念你 用全部的行程

历史，幽暗的罍粟

明媚的浅绿里，历史被编织
每一个百年，都是幽暗的罍粟
那乌红的将熄的野火
在尸体上毁灭腐朽
吞噬着白骨上残存的微酸的肌腱
——已死的，幸存的，或在二者间挣扎的人们
终于它濒临熄灭——风已不再支持
——有罪的或被宽恕的
开始呻吟
满是惊呼与祈祷
为何不祝福他们，（各路的神灵）
——这些灵魂已沾满悔过
为何不宽恕他们，（各路的神灵）
——这些心脏已发出恶臭
一切都归于幽暗的罍粟
它迷惑着、操纵着欲望，目空一切

向着虚无与浩渺狂啸
它用浅绿的、烧灼的陷阱网住已扭曲的历史
却在自己无法操纵的、欲望的沼泽里迷失

不愿被爱者

上帝

你已经得到了宽恕，孩子
可是我仍不能爱你

浪子

为什么，我仁慈的父亲
你爱着苍生万物
(无论他们是否背负着罪恶，
只要他们由衷地忏悔过。)

为什么呢

如今我的良心连同躯体一同在你面前赤裸着
我的肌肉因痛苦而抽搐
(可这痛苦并不因为你，多么奇怪呀
我的肌肉竟因得到你的宽恕而抽搐)
而我那可怜的灵魂已被你洞彻的双眼审视
你难道没有看见吗

当年的冲动早已冰冷
往昔骄傲的心早已布满伤痕

上帝

是的，孩子，我了解你所讲述的一切
痛苦填补了你残缺的灵魂
使他变得完整，变得坚韧
但你我之间还隔着辽远的云海
你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浪子

可是，难道你不了解吗，我睿智的父亲
我吞咽着辛苦去找寻你
去学会爱你和被你爱着
每当夜幕降临，我深知我已同浩渺的星空一道被你拥抱
可当阳光再次把众生照耀
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向你祈祷
接着又在既定的、人人都能拥有的生命中轮回
这时我才明白我一直被你宽恕着

追求着你的爱却难以失而复得

上帝

我的孩子，那指引万物运行的真理

你已经明白——

“宽恕一切罪恶的忍耐，
以及无私而无上的爱。”

可你没有罪过，你应当再去探求

不是在荒凉的山丘上游荡

而是在孤独的内心中寻找

去洞悉构成生命的内在

——所以我不能爱你

浪子

让我满是悔意的父亲

我已确信，我所经历的一切

不只是命运的偶然

可我被欣喜迷醉

又是那么的惶惑

请别爱我——
为了这一切，（所有在颤动的心）
——请别爱我

卡伦蒂亚之歌

“悔过无法予你完整，
祝福更如鸦片将你毒害。
荒野中仅存的篝火，
是发出迷人光束的罪恶。”

他在一堆石膏面像中穿过
回味着赞美连同指责
现实冰冷地膨胀、收缩、寡言少语
只有街角淙淙的污水向你问候
笑脸、哭脸铺满墙面
只有你一味低垂着头

“祈祷颓然消磨意志，
我们日夜被无明的意志注视。
信仰、哲学只是慰藉，
偶像已到黄昏，一如枯絮。”

你不愿被谈论或铭记
昨日残缺的遗迹可能已销毁
你应该庆幸你的卑微
物质决定着它自己的归属
这种理性并不纯粹

“灵魂这海绵浸满绝望，
你却选择了它。
不是屈服于它的力量，
而是陶醉于它的残酷与忧伤。”

既然生之法则让我无权选择毁灭
我只有遵从诗的意志
在洗涤罪恶的火炉上淬炼
平静而不带一丝希望
直到下一个百年

Fanatical

拒绝忏悔

我的学识只限于我的认知
必然，万物的规律源自终极的意志
而听述者，我既已知晓你的容貌
你必定不是来自颤动着光与热的浩渺
我拒绝向你忏悔
你同我一样卑微

挽歌

蓝星游弋向西方，不散出一丝余光
你神圣且高傲，同我一样
明日的纤毫已在昨天显现
从你的死亡里顿悟出我的死亡
颦笑的眉尖与嘴角空洞无力
你是在嘲笑生命的不易
还是为自己叹气
搔痒，触痛曾二次发作
一次为了亚当，一次为了超脱

意大利二重奏

(一)

徒然用金属囚禁阳光
紫红的、金黄的冰霜
这炽热的气息已渗透到另一旁
唯有我陷入时间无缝的阵仗

映着台伯河水的大理石长廊
重迭着散发着光束的手掌
这明亮得虚假的夕阳
是否照耀过终究矛盾者的脸庞

紫得醺醉的地中海上
平凡的英雄或许会归乡
但酒神与日神却相伴徜徉

早已在辛酸中朽去的建筑与雕像
尽管刀斧赋予你们不同于石的意义
却是矛与刃把你们剥离了死亡

(二)

毫无威力的膨胀与破碎
我并不支持谁，也不反对
浸满汗液的纸卷燃着早熄灭的烟
像我朋友 T 的预言

在东西之间求索那危险的平衡
意象的重塑、再造与提纯
实则并非雪茄与乙醇予我灵感
而是潜在的，时而发作的性格之矛盾

你询问机枪与利刃有何区别
正如我回答你的
墨索里尼只是凯撒的更迭

自但丁以来的台伯河水依旧流泻
有我无我皆可
因为连诗艺也不可能不灭

城堡

囚禁的高窗并没有反射周围环境那幽绿的光
突兀而雪白的 毫无遮挡的墙
独立的灌木与山岗泛着猩红
云絮稀疏地不如虚无的飘烟厚重

是你在我眼中 还是我在你的隔阂中
铁栏的刺眼 寓示着落日的匆匆

受难

他代表了伟大，又在生存与伟大间木然
明知是必定，他们还心感不安
别去搭理他，让十字架沾满血
尔后你便回家，继续抱怨、沉湎

他早已料到这差别，又装作为此惊恐
没有意义的对立，还不如不去
希望的熏烟迷住眼，他否定向前
他自己已为死亡舞蹈，又拍卖自己的苦笑

我那不明出处的光

刮痕下，堆着松油的的柠檬黄
一直鼓吹我的，不明出处的光
 负荷着希望的定义
 在稀薄的、灰暗的流上

你关闭了、切断了我的头脑
无助而苦恼，在梯的顶端发笑
 你戏弄过伟大的人物
 如今又因我而渺小

去吧这钝的刃还未锈透
 我主动为它注上血
 以免它让理想榨成粉末

我祈祷，尽管我一直有机会选择
 别给我任何暗示

让我痛苦地在光芒中迷失

舒心

一切都重建起秩序、毫无含义
衢道空气稀薄、刺痛着热
你激怒了我，故意的鸣笛
于是便毫无转机
你陪葬了世界
可是，你全然不知
色彩不需被记忆，而是被感知

室内的抒情

海，是亘古的诱惑
翻腾着潮冷的气息
一个灰暗的、透光的形体
完全舒展
陷入深褐的沙里
幻想着置身于
任何大陆的一段边界
你感到拘束与沉睡
余热混合着水汽使你惊醒
呼吸微湿的风
贴上东方的印记

你怀疑这是夏的药剂
骗着你神往
但你已无法辨别
天幕蓝的程度

只能感触浮土

另一块陆地的灯塔
刺你的眼
于是你说：“够了！”
你小嘬一口海水
猜想着
闪烁的星，是否也有它的愤怒

云

细碎的笔触铺满云层，各色的光
都映射在表面纤细的絮上
烈焰的朝阳边，蔷薇的阴翳里
是危险还是耶稣的面庞
如有一片帆在层云上桅杆上的细线镀上金黄
无规律地，光点在延长
这海面没有腥臭的瘴气
只有冷清的冰凉
为什么还在在浅薄的灰色中飘荡
不去印证那远方

追忆逝水年华

夜晚酝酿成忧伤
阴影包裹着路灯的昏黄
翠绿照亮了我的眼睑
往昔所见的——都在脑中重现
噢 氧化的，不再光鲜的时光
哪里有平静的湖面
能把我的辛酸隐藏
我踏过谙熟的道路，一如既往
身后随即黯淡了——可决谈不上绝望
我将同他握手言和
就像接受既定的死亡

无名的意象

高悬于蔚蓝霓虹上的，圆得不可思议的月亮
把毫无敌意的幽邃驱逐、流放
猩红的信号灯闪着固有的光芒
不透明的玻璃幕后，赤裸的欲望
从未有过交往，从未投降
我在并不压抑的小径上
践踏着清早的春光

冷焰

还让我说什么，冷酷的世界
我的胸膛早已暴露在你面前
射击吧——无论你是否出于自愿
如果你认为我已麻木，看清楚——
 这武器就在我身后某处
又为何就此放弃抵抗，懦弱的儿郎
众所周知——为着必须执行的死亡

残忍的四月 二首

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dead land.

The Wasteland

(一)

陈旧的绿枝上，蔓延着霉点
高楼之后的光线，柔和成圈
汽车顶棚上的尘土溶解、流泻
逐渐模糊的、残忍的四月
鸣雀的喧嚷比冬日更黯淡
不成形的碳在夜幕的地平线前扩散
分不清阳光从何处降临
水印下的，只是一道道沥青

(二)

未腐的三月的骸骨，匆匆掩埋于朽土

一半樱桃在枝上繁茂，另一半在酸中枯槁
静止的油彩像在融化、流动
残忍的四月，迷似的的微笑
难道你早就预知了消亡，还是死亡的信号
布满浮尘的天幕下
阳光在我体内灼烧

倥偬与徒然

即感

游弋着的，已融化的霓虹
残喘着的夜灯和面容
在杯盖下滋生阴暗
污秽、以及堕落的希望
这蒙蔽深刻地、久远地缚束着
我，及另一个
试探着——永不可及的欣慰
高于欲望满足的快乐
——多么无法可想，紫罗兰色的生活
倾覆下的药液，在大地上奔走、流窜
人，从未如此谦卑
或许，没有谁真正地负罪

蔷薇已枯萎

燃尽迷人的松香
鸟雀已迁去异方
唯有晨风仍追谁
似乎蔷薇已枯萎
阳光已不记得他与昨日
冷风把我横加排斥
缪斯陪伴残白消逝
只与金黄的杯盏相识

死囚

看着我的眼——有悔过么
在我灰暗的瞳孔中
你大概否决了
可我不愿也不能听见

问我一句话：该痛苦么
还是注视我
这屡经拷打的躯干
似从未挣扎过

希望是绝对的堕落
而绝望永不指向救赎
我走向通往另一次审判的台阶
默数十三声后，我仍未妥协

生存，一定是比死亡更残酷的惩戒

无题

别怜悯我，更别施舍
你是否相信
根本无所谓生活
我鄙夷的肆意的笑
是铮铮作响的骨骼

应怀疑我，更应反驳
我可信的荒诞的过错
诗人从不奢望被理解
他们是命运的奴仆
更是悲愤的过客

祭奠

——题献兰波及霍夫曼斯塔尔

馨风穿插于墓碑之间
丁香拨动着似在祭奠
他们拒绝一切言语
他们蔑视一切纪念

翻滚的云幕已覆灭
酒神之觥不再倾泻
喑哑了，沉醉的扁舟
停滞了，漾波的春天

他们空洞的肖像
隐约映现着我无光的瞳仁
有人将继续咆哮
他们却结束了诗人的一生

慵懒

(一)

麻醉渗过质密的墙体
身躯无力地在角落蹉曲
沾满扬尘的帘划出屏障
我在光明中，而黑暗盖在另一方
他得知烛火已捎来消息
苍白的天顶上跳跃的图形
暗示着职责或义务的催促
他陷入一场注定失败的追逐

(二)

重复而斑驳的绿
撩过天际远去
即使在人潮中站立

也只收获一串脚印
信鸽在树梢上急行
带着未接到的信
你是否也渴望解开
我们谜一样的存在

(三)

仅仅是表盘上指针的分离又相聚
谈不上精彩的结局
神说人必须归依
每日都西飞着披金的雄鹰

日内瓦的钟声

请等一下，请别奔跑
不要因我徒增烦恼
慢下脚步，慢些思考
勿用沉郁的节奏抑制喧嚣
噢，停止是消极的承诺
回环只多添一阵焦灼
为什么？为什么？东方的平原上流泻的暮色
是否是我丢失的，还是你赠予的呢？

病态

他的提琴呜咽着不成调子
杂乱的孱弱的音符依着将断的弦
他衣不蔽体地在破败的满是油垢的街上
流浪亦或是因放逐而沉缅
他的疮疤遮住了眼睑

他煽动人群奔赴刑场
自愿把手脚缚上
他宽容地对逃亡者一笑：
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哪里不是出卖的枪？
他说“这是病态而不人道的。
但你们又岂不是自投罗网？”

噢，请放任我沉醉

黑的夜蛊惑我嫌恶
原本不被人爱的生活
一切都变得复杂而阴险
肮脏的击毁了全部信仰
我害怕着我曾热爱的
我否定自己的理想

白的昼教唆我愚钝
不去思考 也不去寻找
斜躺着无缘无故地停滞
这大概是指代不明的预示
是的，我恨你们，
让我不平常的因子
难道我一定要背负诗人的苦楚，
表现得无畏？
噢，请让我沉醉！

纵使懦弱，请放任我沉醉！

雨

连日的雨呼出微寒的凉意
如同关系着我的气息
夏日节奏早已加剧
未落的叶里，贮满了记忆
旋转的风声携来苍白的幢幌
噢，你应该自立
可是怯弱的鸟雀也向南去
把那里的枯枝染绿

不再有过往的谜语，
不再屈服于无理
我不愿放弃自由，我无法回避
生活沉淀于骤雨，注入两难的习题

被迫的自由，孤独与纯粹的思考

上帝说：你必须自由，必须孤独地在思想中
完成伟大的事业
你信任地应许了，负担下灾难与痛苦，浇灌着
隐忍与沉默
可是为什么我察觉出了疑惑——不是在你的眼中，
而是
万物的缔造者沉重的眉宇之下闪现
救赎与承诺，我应悔过而退却了
这是一种禁锢吗？

——如是我闻

上帝说：你不当问我，因为我不知晓的并不比你多
去问无形中的意志吧！去问我的上帝吧！
他的双眸湿润了，因迷惘而灰暗
一个声音如是其上，如是其下

神显迹于上下之间

——如是我闻

正午，又苏生的死亡

正午，又苏生的死亡
刺痛的光芒，粉饰了
谁的篱墙

天空因太阳而凹凸
嘈杂的寒鸦
在苍白的夜里声张：
再也不会希望！

枯朽的树丛编成网
罩住了，原本迟钝的思想
惹得某人在何方呼喊
难道再也没有哀伤？

他噙着泪水，送葬
梦幻而灼热的伤

你为何不肯远走
在这方坟前惆怅
载然地来来往往

救赎

全然地放弃救赎，看上下混沌
迸发出尖锐的呓语声
我选择流放，不愿在约束中
纵任生命 衰老，消亡
或许必将绝望

无力也无能阻止
光明正大的偷窃
是的，既然身陷血污里
又谈什么悲悯

向上，向上，向万恶的梦
有我，也匆匆
无我，更匆匆
凭何断送？豪迈的心胸

是的，不是

你所认为的我不是我，
那只是可鄙的生活
我不愿意卖弄，
更不愿意埋没
我回首又眺望，
眺望又思索
曾经离梦太近，
如今又离梦远了
我不需与你争吵
理论只是弱者的幌子
若热诚囿于条框的约束，
我宁愿无我
从此，大地上再无此人——
他勇于面对一切，
却作了十字路口的孤魂

葬礼

自然，我与这肉体永别
这肌腱连着山川
这骨骼支撑着
昨日的错误

已经无可厚非
是的，我不会辩驳
你想要什么，尽管拿去
惟有这份孤独不可

我尝试过去爱了
但没有结果
我不愿被爱了
大概只有超脱

可物质的超脱

旋即归于尘土
永生的信息
在何处闪烁？

如果你心中有几丝不舍
诅咒我，诅咒我说：
这怎么算活着！

诘问苍生

叶际参差中，薄暮时风涛的回声
月光无法渗进，怯退了人间的神
纵然已难以挽回，销释着的万物苍生
一片灵魂在诘问
何处漂泊了，我暂宿的青春

如果必须选择
永远的死寂或片刻的自由
那么灼热的光，点燃我的朽体
燃成一撮灰，一捧尘土
只要天地之间
留有我的泪痕
仰望，是当空的皓碧
俯首则是广袤的深沉
只有我的泪痕
在俯仰之间毁灭，

又新生！

冬之首章

白桦叶落在生活的边上
落在荒置或废弃的
褪色如纸的照片上
板结得僵硬，尤显凄凉的野草上
白桦叶无牵无挂地
落在你已润湿的睫毛上
因而在胆怯的阳光下
板结得僵硬，尤显凄凉的野草上
在褪色如纸的照片上
莫名地点染出
你黯淡的泪光
浸透了，我荒置且废弃了的
局促的心房
我还能用什么去辩驳呢
以无理的忧伤么
以像天边灰青的云翳般

泛起泡沫的绝望么
或是不置可否的应许
否定了顺流的时日
连同着昔日那脆弱而不堪一击的
幻想，
从容在选择走向
更无可救药的迷惘
别问哪里是生命的归宿
是镜框那微如线的角落
还是满载着惭愧与忏悔的
为缪斯所滋养的梁
不，救赎绝非儿戏
而终点，也绝非死亡
冰冷的日光刺在脸上
折磨着这身兼负痛苦与梦的皮囊
它的轮廓只因飓风而收缩、绷紧
承载了刀的锋芒
明知前方是死地，还要笑
注定会毁灭的将不再有机会存在

所以
笑出声来吧，这里只有
被诅咒的诗章

冬之末章

一点银杏叶熄灭了，无助地
暂依在曾折断的虬枝上
几簇星火障碍了你
在初秋仰望的背影
如今也稀零了，映证我们共同的
结局，垂在弯曲如线的树
跳着濒死的舞步，槁朽如
凝滞的青烟，在挂着冰凌的空气里
倾吐着，窗前之人的心迹
他厌烦着什么，又是什么
在清晨骤雨中乍起
他又渴求着什么，又是什么
凭吊了，刺骨的回忆
我打墙角走去，向那长绿的
榕树的林
尽管冬之冷雨仅在凹凸的

路面上留下
一线微弱的光明

颂

——卑微的星辰

原以为我逃出了禁闭，可结局
只是另一次隔离，在黑暗中摸索
一无所获，又垂头丧气
最终归于黑暗，找寻，再找寻
原以为不必在前行，仅仅长明的
灯火，就封闭，夜的温情
他的心与焰火一同熄灭
以余烬的热把你
的双眸洗涤，这似乎可以洞穿雾藹
又或许，徒然增加了距离

疑惑着：为何独独你离群索居
是否不堪人潮的敌意
流放自己，向最远的天际
你在无名的日期，焚烧了企盼

绝望与痛苦，又消弥，消弥
这方有什么奥秘，什么无尽的故事
或只是，他日的残遗，化了罢
不必再作无病的呻吟

我，一个人影，在你的梦醒前的唏嘘声中
退去，至你最不经意的“本我”里
全新的一切我都无法给你
除去你渴求自由，回忆
和黎明前炽热的光
那永不磨灭的印迹
我只属于最卑微的星辰
早已无光芒了，只是伫立在穹顶
目送你，祝福你
我只配做卑微的晨星

假面自白

躺在臆想里，维系着不需要消耗的
生存；我亏欠某人一次忏悔
向着否定了救赎的神，这是在听谁
呜咽着，吞下清晨与黄昏；又怅望
降临奇迹，操控命运的平衡
嘟囔一句：痛苦是自然那合一的根
呐喊一声：痛苦，是自然合一的根
躲在猜测里，憧憬初春
勾勒出流星斑斓的划痕
包裹着磷火的光圈；闪耀着
亲吻沉默的大地，亲吻他那
凸起的额骨；以生命七彩的唇
自我在月亮的阴影下生成
又消散；呵，在天际漂泊的游魂
死在遮掩里，咒骂着虚伪的
残羹；又咀嚼它们，毫无余地

可恶的生存，让人爱到忘记
忘却了又苏生，在苍凉的桂树下
一次又一次地，把高傲沉沦
估计着万物的终点，我们
溯回了起点，往复的年轮
被硫酸咬在足迹的深处
或许有人可以不断走过
但我情愿也只能，承受这一次
拥有的欢欣与失去的振痛
同着在那股乌黑海流上的挣扎
是啊，我只能一次朝身后看去
乞祷还未完成这平凡的人生

死的证明

裸露的神经末梢，一触就接通了电流
他的骨殖在燃烧
肆虐的腐化的微菌，在泥土中蔓延
他的肌肉归于尘寰
坟茔上生出花来，它的落叶缠绕，弯曲成盘
他最后的思想也作为呼出的烟气
向着亘古而浩荡的星空
那么，死能证明什么？
是时间的停滞，还是自然的挽歌

怀沙之后

烛蚀

擎一柄烛火，在夜里
勾勒出霜冻长河的边际
苍老的容颜，聚散了星辰点点
在风中，摇曳着昨日与明天
一个预言熄灭又闪现

不，别再盯着他

不，别再盯着他
此人已经历了三次死亡
他守卫着，或杀戮着
自己的敏感，在绝望中
用不抵抗的怒火
灌溉着欲望，又撕裂
已愈合的创伤
全然无法重塑
他那无知觉的目光
这必将与旧时的
苍白的设计与幻想
一同走向梦或虚无的牢房
不，别再盯着他
此人已释怀了三次死亡
他把岁月囚禁在双颊的缝隙
并审判了它，迫使

岁月与自己一道，一天天没落
化作不可视的影象
他把痛苦锁在嘴里，牙齿旁
并审判了它，迫使
痛苦屈服于永生的诅咒
寄生于迅速毁灭的言语
他把自己缚束于将朽去的肉体
并审判它，迫使
自我为失去喋血，最终
皈依了死亡
不，别再盯着他
他的双眸暗淡无光
他不确定是否毅然坚定
献身于，或将熄灭的
却永远照耀的光芒

他活在夜深

他活在夜深，死在无星的霜晨
冻结了未做的梦，猝停了
未开启的征程
他，只活在夜深
远离暗淡的烛火，甘做
呵，无人境中独行的人
叩响了雕着玉兰花的半掩的门
是谁绝情地撩起
他已愈合的伤痕，就着冰冷
此夜不复有明月，哀嚎着
断续的笛声
他愤然探出身子，却
不敢呐喊——也不忍
“和粹的黑暗弥漫
在呼吸间攫住了我心深沉
麻醉我吧，在我躯壳中暂宿的神”

月挂树隙的风勾走了他的魂
游荡在尘埃里，他
愿活在夜深，“昏睡吧
消磨你们卑贱的梦吧
渺小而蒙昧的众生”
疲惫了，照一盏灯
留下洞开的窗口，连通
彼此互诉的苦闷
请留一盏灯
鞭斥寒冷
哦，留一盏灯
请别问，静候无星的霜晨
因为总有一二明星划破
泛青的天幕，你们
昭示了，他的永生
而他却只活在夜深

保重吧，我痴痴的冥想

保重吧，我痴痴的冥想
无论怎样——
真不知有多少静止的日子
贴在无法分辨的天上
有多少晨雾混融在背景里
这儿，时光盘曲延长
行人纸片般飘过
突兀地显现他们的形象
大概真是毫无办法
累赘的表述已过分牵强
那么，就此别过吧
我痴痴的冥想
你使我痛苦——为何
要回忆昨夜的欢畅
终是不愿醒的
任由他在不安中徜徉

已不可能入眠的
便命令他绽放
是否有这么个地方
远离乌鸦的喧嚷
万物归于沉默
明月与星辰在轮回中生长
她们苍白的的光芒拭去了
人世倥偬的风霜
这里，没有分明的光影
偶尔才有一两个失意者
不由自主地彷徨
保重吧，我痴痴的冥想
稍稍慢下脚步，在最荒凉的路旁
听呵，禁言了的歌即将唱响
进行吧，别去想有没有前方

堯

(一)

线性的人格，延续着
不断的磷火
难以琢磨，绕出
未合成的圈
无间隙的问与叹
非人的脸，缺失了眉目
它划过，持久振颤
空虚那黑色的幕
却仅留下苍白的余热
绽放冰冷的光
证明它曾经到来
无数条线性的人格
扭成锁链，套住
灼烧我的皮肤

却并不让它损伤
只让去受到精神上
刀割的痛楚，乞求
从那宇宙的尽处
输送来造物的祝福
而它这般诱人，攫住我
荆棘爬满心胸
然而黑暗中一无所有

(二)

我梦见造物，吟唱无词的歌
注视着它双唇翕动
惟有屏闭乌有的声，去提示
梦中并无真实
如清风拂面，沐浴着
我苏醒了，又像再次沉睡
四下澄透
白得辨不出层次

早已没有远近，废除了的距离
 南北与东西
在我体内归一，又化散开来
 塑成脚下的白云

(三)

在无人之境，我躺下
 谛听絮语
 造物从未降临
我期盼着，焦虑而平静
 绿已融化
成没有体积与质量的元素
 它灌注于我的内心
 它扩散，侵蚀
 似乎如已干的血迹
 褪下一叠光影
在冥冥且无知觉的物质里
造物审度一切，威严而慈爱地

睁开我的眼睛
他赌咒又宽恕万物生灵

酒神祭

酒神啊，请笑纳着
消受着，这夜的笙歌
权且
当作对你的薄祭呵

先于我的
在我存在之前 就已被领会了的
更崇高的存在啊
释放吧
攒射出那些宝石般的色彩吧
今日
复苏了
狂欢
在你沉睡的梦底
昏厥的默想中

酒神啊，请笑纳着
消受着，这夜的笙歌
权且
当作对你的薄祭

被规定的
滥饮，被指证的
存在
缭乱的心绪挣扎着
被诅咒的
恶欲滋养了
草地
憔悴了
未发的花茎
催动吧，心头的野兽
罪舞 又迷离
呼号：
薄祭，薄祭

酒神啊，务必笑纳了
消受了，这一夜的笙歌
权且
当作对你的薄祭呵

嘴角，已幻化
瞳孔，进大了
春之来临
佳酿又新
都归于 你的圣迹
夜莺在白昼的啼鸣
是你发出的邀请
众生一日的放纵
都是奇迹
啊，奇迹

酒神啊，千万笑纳着
消受了，这一夜的笙歌
权且

当作对你的薄祭

蓝天上闪烁的星
是否为对你的应许

心灵的间歇

水渍 结成 黯淡了茶色
褪去了，我幽梦中的一颗
雨滴落 又滴落
销蚀在雾气中的花
尽力听着
某处的干涸
纷飞的，夜色
浇灌了
一次没落，颠覆啊
你当如我

奥德修斯呵，别再独自怅望

奥德修斯呵，别再独自怅望
你知道，我将永不会 回到你的身旁
别去看，夕阳下 你孤独的影子
更别为，某个人 黯然神伤
我不确定，是否 还追逐风尘
但你不是 孑然一身

晴雨

秘密，是人们
想逃离的过去
过去，如巨网般
缚束着你
水泥墙闭锁了
仰望太阳的路
雷鸣声洞开了
抵达心智的门
将雨的晴空下
我在等候
另一个人
废墟一般的温馨
那线湮灭的痕迹
树木恍惚在摇摆
畏惧于
你眉目间

骤变的风云

默想

有你面容的东西
有你幻影的东西
你幻影依附于的东西
你面容凸显于的东西
无印迹，无回忆
回忆不生成，印迹不沉积
默想着
窗前迟疑的我
我默想在窗前
迟疑了
无法生成回忆，无法沉积印迹
不能存在印迹，不能唤醒回忆
有你面容凸显的东西
有你幻影依附的东西
这东西于你的幻影
这东西于你的面容

吟沙

残忍的周五
满是绝望的味道
粘附在指缝中的梦
为同样残忍的甜蜜
稀释了霎时渺小

已不识，这是谁的糖果
又在何人的饥渴中
从他嘴边溜掉
失落，比剥夺
更无可救药

于是我，悄悄吞下
未成熟的异想
像吃了一只酸苦的青橙

虽然万分留恋
却有着时光逃跑
每天都准备好
去做同样的忏悔
公开的结局，蒸干了
我的灵魂连同眼泪

且放任它自流呵
放任你无力改变的
前一分钟是
完全麻木的
此刻又感受到
肌肉分离筋骨时
那电的脉冲、那生的信号

昨天的梦，还是我的么
明天的梦，又在哪里呢
今天的梦，既然已在做了
便管它是白昼还是黑夜呢

我的血管沉吟起来
不，那是另一种低吼
另一种呐喊
纵然，我的声带已嘶哑
但它颤动着
不以空气
而是沙粒
从那最荒凉
最冰冷的边疆响起
听哪
是沙在低吟啊
听
沙，在低吟

沙之吟

倒扣的鸡尾酒
打翻在右方眼皮
磕磕绊绊，游走不定的云
耍了个诡计
模糊掉远与近的概念
还有我于你的间隙
红晕，可是她的笑靥
液态的云
灌进我体内——
伴着我的呼吸
这个傍晚，已被爱情占领
彩云席卷，年复一年
一切的一切，传言更传言
我们谁也不在意，谁的际遇
时间荼毒了的
只会结成神话的回音

你在盼想着，何人的脚步
桥那头的，希望的囚徒
天幕之上绝无风露
光的身段终得以显现
借助偶然漂浮着的
沙粒与扬尘干涩了我的眼
以及你翕然的双唇
微笑而渺茫得
让人不会去遗忘
夜色蓝得发白了
我早语穷，无法再开口
禁言了的，沉郁的艺术啊
我们去何处奢求祝福呢
猜不透的哑谜啊
你还是不由得放弃了么真的
沉默了么
我的挚友与心声啊
埋葬了我吧
不必作无谓的回忆与煽情了

就此别过吧
愿以亿万倍的躯体
化一粒宇宙中的沙尘
纵使没有人可以听见
也要吟唱出，碌碌此生

怀沙之后

在八月里凝望晴秋，
低声唠叨一个极平凡的名字，
生命力随温度放缓，
前脚已踏进而后脚还在昨日。

兰波在塞纳河畔，
无意地说道：
“没有人在十七岁认真。”
我悻悻然回首，满是罪恶感。

不必把人生茫茫，
托付与茫茫人海，
为着无头无尾的梦，
耗去你冬夏的匆匆。

让人欣慰的苍凉，

不见得是至高的天幕，
从仲夏走入，
不归的成熟。

混沌中乍泄澄澈，
辨得清有多沙粒粉尘，
由小陌向着秋晚，
田埂上划过落寞的行人。

撒旦诗篇

(一)

超度

振翅如对窗外的乞求，
仿佛我是无上的神飧用你甲壳里的哀怨。
胸腹间读不懂的白色花纹，
又在明火炙烤下冒出恶臭的青烟。
一次抉择在我面前。

既然我全权掌管生死，时间的早晚也无需再矜持
我要用信念挑逗你，一点点侵噬你的心智

最后用你干瘪的灵魂，作为向我主的献祭
诚然是不必要的杀戮

如此怜悯你，我决定施舍亘古未有的祝福
不以安慰把你归于尘土，主啊，准我浸润他以痛苦
去完成属于你的任务

一边赌咒我，一边瞑目吧
在此之前，更崇高的存在以许我
以爱之名将你的躯壳刺破
炙日之下我以泪水为你助燃
去吧，切莫回首，去吧，Amen

(二)

布道

正午之前，神迹初现
莫名地在帆布上，烙下费解的斑点
一部分消逝，雪藏了朝圣者的夙愿
一部分纷飞，遮掩罢天使的容颜
无光线的晴空下，泛白的夏天
神迹已显现，就在正午之前

于心头默念，拟定好的颂篇
颌首禩面，乞求缤纷与香甜
于心头反复地默念：恩典，恩典
沐浴在鸿蒙中的主啊
我何时能与你相见，哪怕仅一面之缘

霎时又唱响的蝉鸣，是否是你应许的诺言
刺目的日光，来临的信号，是否是令我闭眼
我会毫不揣测你的启示，主啊，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三)

祷言

撒旦

这是个什么结局，主啊，我是否扭曲了你的意志
为着这星月兼程，多少个日夜的茶饭不思
然而我无上的主啊，你却不是我希冀的样子

想必你已得知，昨日我手刃了一只无名的虫豸
向你祷告，以无价之生乞求您的布施
可你一言不发，把我的放逐僵持
我可敬的向导啊，你渴望杀戮还是仁慈

主

当然是仁慈，我曾经的高徒
你还不明白么，怎么，还在执迷不悟
来吧，相信我，你得再一次被宽恕
我唯一的规定，并不是把你手脚缚束

人是需要被拯救的，苦雨降下他们的福祉
此刻的你仍逊色于神，我迷途的孩子
忏悔吧，为曾经的爱憎送葬吧
你受的苦抵去了未赎的罪，现在要重新开始

撒旦

不，我一度崇拜的老师，人不需要救赎
更无妨于命运，是啊，我曾教唆你的爱徒
甚至也包括我自己，想蒙昧们揭示真正的主
但他们的灵魂全是不可挽回的了，我们应得放逐

可绝不能为自由屈服
乃至为不应得的痛苦
主啊，你唯一的弱点是你的完美无误
我的高贵绝不只展露于这颗头颅

Oracle the Obscure

---- *Eight sonnets*

It is time the heart should be unmoved,
Since other it hath chased to move.

Lord G .Byron

From *I saw the sweep.*

Canto I

晨歌

瓦蓝色的颜料平铺出宽大的云幕
水和色彩泼洒上依稀的光芒
在火的荒野里安然无恙的青雾
新月还未淡出便吐露了骄阳

匆忙点染成形体分明的乔木

排在与我距离日月同样遥远的地方
山峦那玫瑰色的海螺伏倒处
正是两大对立世界和平相处的中央

弥留者一笔带过的话语
寥寥几句关于夜的写影
晨颯对谁表述衷情

天穹结起痂的创口
无名神模棱的传音
须臾化了风吟

夜曲

静默地坐着听夕阳西下
一端把寒冷的呼唤咀嚼

火烧火燎地点燃了白发
在斜阳照耀下长成新月

猛兽青面獠牙，弹响胡茄
诗人睁开了眼四处察觉
玻璃质的瞳孔映出银花
有限诞生在铅织的陵阙

仿佛是布景黯淡了
珠贝透着灰色荧光
它脚下死寂的村庄

大地尽头那面闪亮的墙
尝试寻思着自己的重量
沉睡着某位星辰的遗孀

Where palsy shakes a few, sad, last grey hairs,
Where youth grows and speetre-thin, and dies.

John Keats
From *Ode to the nightingale*

Canto II

温情的天空

去无风的蔚蓝中寻觅
我那些破灭在嘴边的诗句
没有规律的歇斯底里
拨撩起如蒲公英般的心絮

定格抑光面浩瀚的阴翳
代言了最感慨的唏嘘
睁眼做着最沉痛的梦呓

跌入了从净境到炼狱

终于在心湖之底
照见我戚容的影
触摸你无痕的秘密

毁了我挚爱所与
你无声息的叮咛
戳在时间轴的缝隙

冷峻的海洋

冷峻的瓦尔普吉斯之夜
酣罢一场兰波式的晕梦
怀揣找不见凭据的喜悦
源自埋名者寄来的馈赠

我们体恤被虚掷的岁月
毫不在意即将被给予的余生
往复之常吞噬人的心血
徒然的挽留是最无妄的纷争

黑色躁动起欲界的神魔
骚痒正苏醒了麻木的感观
奔流在此处忘川

重复那还未应验的祷言
在没来得及合拢的手掌间
伴着灯炮与酒阑

Yet, though I cannot be beloved,
Still let me love.

Lord G. Byron
From *I saw the sweep*

Canto III

漂泊的大地

湖泊与江河是你的泪腺
没有色彩的大地绽放蓝色花朵
渴望在特拉克尔的秋天
于矢车菊簇拥中与你擦肩而过

嘲鸫栖于泛黑的白桦树颠
日复一日唱着骊歌来迷惑
四望依然刺目的教堂壁面

旅人停步在了故园的角落

炉火上的茶炊盛满
一路的疲惫与牵系
有颗灵魂似乎要喘息

在惊蛰的时节里
弦月拘束了天体
哄睡了漂泊的大地

无弦琴

晚霞带着阿波罗无限的眷恋
钉在房脊上的云肯求光明庇护
轻颺扶起最寡言的地平线
飞鸟合上了由八方聚拢的日暮

黄果树下演奏起竖琴无弦
阿尔忒弥斯的眉头微蹙
她一气哀叹激起云沫万千
吹现钩月那冰洁如朝露

最古老的牧歌唱彻
月之宫邸幽囚红颜
琴无弦而伊心萧瑟

昼与夜从未完全交割
今日的黄昏缥缈如烟
无弦的梯通何人楼阁

Still wouldest thou w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
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John Keats

From *Old to the nightingale*

Canto IV

流浪的少年

回去！回去！回到你失散的旧梦里去
肃穆的披风已将小城镇闭
那是什么催促你蓦然战栗了步履
如此盲目地问及生之真谛

摩挲过玄虚岩搭的街衢
匍匐地瞥见，穿戴缀蓝花的晨衣
情绪波澜如黄梅时节雨
来去之间只会像未刊行的诗集

勉强凑成一首十四行
纪念已预知的限期
环顾越不过的牢房

临了，你被传颂的模样
携无法抹去之印迹
拜谒未曾见的空旷

被驱逐的将军

南回归线以南的大洋
夜半的星辰绿透了碧海
佩剑的将军目眦结霜
溅起的泪光润解了尘埃

盈亏的月见证人的盛衰
纵使英勇也砸不碎，众生赋予的荣光
被还以自由的筑成高台
再身为伟大也免不了，落魄，悲壮，苍凉

他早情愿受这被宽恕的罪
忍辱负重者不会有憩所
他誓言此去不回！

号作遗忘的酒杂陈了五味
回忆到无以附加的沉醉
饮尽后，一杯还酹！

终南的羽囚

魁北克冷雨

苦雨将降下，从魁北克以南
敲到瀚海之东，隆起极希腊的山
眼袋钩沉住血渍，注视且呢喃
胸腔内必诉诸爆炸的毁灭
戏谑过了，不合时宜的沉思
结垢的雨衣，十一月的茶禅
声带划上骨刺，砥砺忸怩的
痛楚，花白了焦点，非真非幻
由脑海透过囚窗，看见心湖
最原始的妄言，立下决裂的战书
你唏嘘，俯首低吟，牧歌奏起
冷雨已降下，魁北克的秋意

昏线褪下去一点

昏线褪下去一点
电缆和灯断续成链
抽新芽的老木
翕然曝光 却无意停驻
篱外土隅已颓圯
斑白胡须扶倚自己的轮椅
乌鸦喧嚣了整日
热度在按蹠中消逝
唇印压塌天幕
融化的朱砂涸散四处

梦里残缺的句子.....

夜里我偶遇 被驱逐的过去
不住地想：窗帘上的缝隙延长
亮光是永恒的慰藉
黯淡是不加掩饰的绝望
床第之上的人在翻滚
妄图摆脱熟睡前片刻昏厥
而由肮脏吐出的气息和吻
将他与安宁隔绝

纵欲者的话

五月，晨光克制了欲望
昨日的欢乐，使我的伤
于是，我爱上了生活

五月风

想过把五月的风框进
五十六个字的平平仄仄
却莫名感到喉头哽塞
诗意逃窜，在不明的角落
固定的黄昏五点四十五分
间歇式的颠舞 送来
腥嗅、芬芳和泥土
有心无意回避的日光
摊破疲柯腕成的网
瞳瞳，狗尾草上的绒发
零乱，转瞬便幢幢
大约是在唤我罢——
一心抚慰受伤的孤儿
却遭遇了另一个浪子
兀自，漫烂和忧郁

等同地不可救药

单恋

追求者痴心已死，他身后凝望的弃妇
仍未灭下离离的火，盼想回来的丈夫
你说，爱是纵死也必要追求的呀
狠下一丝怜悯，恳切地祈祷：
梦寐的女郎啊，无论如何珍一个答复
但她却漠视地一笑，摆摆手
去吧，摩西，去吧，找寻你的真义罢
或许我，只是神抹出的浮光呢？
你诺诺点头，木纳很久

空望

赤裸的天空下，鹅黄固出相框
龟裂的眼眸已受了
周六的悲诀与周日的欲望

四月

无质量的云絮
冲有灰土的湖蓝
软得没有边际
却被光和热冲淡
阴影里的窥望，蛰伏
掌心的火和汗渍
不安、猜测、休憩
挂在眉角的蛛网
细碎的脚步缠绕嬉笑
同样观望的眼藏在
被四月蚕食尽的一角
铁锈和尘垢咏出的空气

新月

十二月薄暮的新月
盛满星期日的欲望
轮回与盈亏出嘶吼
淡描眉眼间的戚伤

镜像

支离破碎的形状——凹陷或凸起
灰暗了几度的晨光，叠衬为镜像
膨胀，收缩，维度分割成脆弱的弧面
渐变色虚构了记忆，同岁月般空洞且苍白

湿漉漉的灯光
凹凸了被方砖等分的步道
延伸向亘远的线
荒置了增长如故的衰老
爬上墙的裂隙
莫名地枯槁了苔藓和尘埃
色彩虚构了记忆
同岁月般空洞且苍白

幻墨

乌红的的影重生了
六月新鲜的献祭
白纱之下
催生了的记忆

错位

复仇的快感淹没
激情之下的苍白
干瘪与乏味滋长
十二月的蔷薇
傍晚的晨露
指甲缝中焦油久积
耷拉的一寸皮肤
收缩成颤动
夜，来的尤其突兀
每当你倾诉
我与世界格格不入

辩白

白昼的宁和碎成路灯
散落在黑夜的根系里
电泳袭去绝望的神经

冬季的憩所 没有风沙
更隔离了星辰 极罕见
泊在白桦丫枝下的孤轮

理应倦了 浸在雾湿的阁上
祛掉因日光披戴的枷具
而不是用锈蚀的声带嘶吟

可这不是我的辩白 甚至呵
连陈说也不是 你想这空泛的
附议 难道不比辩白更铿锵

月夜

日历上翻过的一页页
噬成就未谋面的新月
新月从汉时的玦还原为周时的璧
终于流放到河汉旁的荒野
低吟的新月落在冬夜的雾
眩晕的光焰揉碎成细屑
喃喃到窃窃，还是经不住呜咽
果真是十二月的新月——
夏日里的意念成诀别

骨宴

尚且是白天 灰青色下的光线
阴影分成了三层 两层褪去 一层渐变
莫名地下起了雨 声响碎成了一片
腥味萌发了霉菌 开始了骨宴
角质蜡化干硬 一始发白的肌腱
松香和橄榄枝 混合成死亡的芳甸
大概从未如此迷人 月桂树的背光面
一半是沉醉 一半是嫌厌

终南

一

你等待了漫长的死亡
从意志交互又塌陷的开端
自与轮内瓦解的银杏
洪荒发泄于静的山峦
若求杀戮一滴血已足够
胀裂愈合的伤口
戳进黄色的肤发
震起炸着火花电泳
然而，一个人不愿回眸

二

你的沉吟太过轻佻
相对于太白峰的老茧
逆流的山川托负起

诗 选

无缘无故的迫切
晨光雾萌芽了朝菌
露珠上空洞的岁月
别向已埋葬的春花乞求
永久颤粟的芬香

夙愿

梦见燃着炊烟的惊蛰
在灰青砖石风化之前
我的一个魅影昏沉睡去
半张的嘴无故哽咽
谜语般的禁忌与夙愿
人所察觉的不过如此
简单的生活和奥古的延续
对恒久的惶惑不存在片言只字
但终究逃不过历史
早于萱草开遍的若干年
它已拓写下她的芳颜
没必要为暨空的空间苦恼
禁忌不过是虚化的夙愿

断弦琴

氧化褪色的线条，扭断的弦
胡桃木凿成肢体
云衫扫过的镶边
昏沉、老迈和无光感的眼
喑哑得泣响呜咽
淬着湛蓝的希腊
盖着希腊的碧天
除非阿波罗的角鼓
再次敲打他松弛的肌腱
使麻木有五官触电
否则不复的上古的海岸
以及那日界上的风烟

在流放地

蝉噪电锯般
惊醒白昼
第一个不眠人
倘若夜不曾
振裂潘神的琴法
那么
欢愉则不会颠覆
深知
周围全是罪卒
但仍应欣慰
有两个向导
一个俄国人，一个罗马人

羽囚

雨，晴，晴，雨，晴
泡在水里的日子，侵蚀
一阵声敲碎了，蜇伏的烟
电线架在窗与窗之前——
已淋湿

屋顶上先前铺就的沥青
只今已无处寻了，迷迷又凄凄
水洼高高低低，打断苍白的影
强风停息有三日了：静寂
如果从电线上跃去，闭眼
老墙彻底驳朽，高窗空洞
同样的夏日里和绿萝入诗
玻璃虚掩，间以小孔
雨声断续，隔着雾的草木、窗棂线
连同幕后的目光，竟也岿然

水涌和水滴以外的，个别样态
漠漠地，有些冷淡又迫切地刺摆
橙、白、红、白、褐、白、白
里和外，行道树下的斑点
回音，极偶然地传到此地
又不冒一丝信地散开去，流言
尽力不让槁黄主载，颓染记忆
叶边上的消息已迟，寡辞
但丁神喻的喻指，生金翼
等同地在穹下，无围墙的囚室